

# 日本满文古籍文献及其整理研究概况

黄金东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 北京 10081)

摘要:日本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满文文献,其收藏数量是除了中国以外最多的国家。同时,日本满文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长时间都处于较为显著的地位。本文对日本满文古籍文献及其整理研究工作概况进行了论述,以总结经验,促进相关工作发展。

关键词:日本满文;古籍文献;研究概况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10)02-0101-06

## 一、日本满文古籍文献保存状况

满文在清代作为“清文”通行全国,具有特殊地位,被广泛用于社会各方面,因此留下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这些满文文献数量庞大,可谓“浩如烟海”。据统计,迄今保存下来的满文档案有200万件以上,其他古籍图书约1000种,若按版本计算,可达2000余种。<sup>[1]</sup>现存的满文古籍文献主要分布在国内外几十余所图书馆和科研机构。除中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收藏,其中以日本收藏数量最多。

日本从古代开始就有中国书籍输入,特别是江户时代(1603—1867年),通过长崎港口,大量中国书籍被输入日本,这当中就有不少的满文古籍图书。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更是通过不同方式有意识地搜集中国满文古籍文献。1905年,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内藤湖南利用日俄战争结束之机对沈阳周边地区的古迹和历史文献进行了调查,发现了沈阳故宫崇谟阁存放的乾隆重抄本《无圈点字旧档》。第二年回国后,内藤湖南在《早稻田文学》上发表了题为《在奉天宫殿看到的图文》一文,对乾隆重抄本《无圈点字旧档》进行了介绍,引起世人注意。1912年,时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内藤湖南与同事羽田亨博士再次来到沈阳,将全套《满文老档》及部分《五体清文鉴》照相后,把底片悉数带回日本。不仅如此,日本搜集中国古籍文献的行动还得到了财阀的支持。1917年,三菱财阀第三代主持人岩崎久弥出资购买了当时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乔治·莫理逊所珍藏的有关中国及日本书籍。以此为基础,岩崎久弥于1924年拨款350万日元作为基金,建立了著名的“东洋文库”。

东洋文库成立后,开始大规模收藏亚洲的书籍。对于满文古籍文献,东洋文库更是物色专人进行搜集。1926年9月至1927年6月间,和田清氏利用从澳大利亚回国途经中国的时机,积极为东洋文库购买满文书籍。而后,在北京的松村太郎氏接受了和田清氏的委托继续为东洋文库搜集满文图书。加上其他的一些搜集,东洋文库满文文献数量不断充实。1968年包贝等人编写的英文《东洋文库满蒙文书籍目录》共收录了295部满文图书文献。但是实际情况应多于此数,约有330种左右。

这当中以档案文书居多，如1936年从上海的书店购进的《镶红旗档》，共有档案2400余件。另外，满文传记家谱类文献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计有《宗室王公表传》、《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长白山李佳氏家谱》、《满洲旗武职及佐领家谱》等20余部。此外，还有用满文翻译的一些儒家经典、文学作品及少量满文医学、历法、天文、算术类书籍。<sup>[2]</sup>

除东洋文库外，日本收藏满文文献较多的机构是天理图书馆。天理图书馆藏满文文献以英国人弗朗克·豪勒的收集本（即宝玲文库）以及原朝日新闻社社长上野精一的收集本为主。以后，又陆续买进了不少的满文档案和书籍，如善本《金瓶梅》等。现在，天理图书馆藏有满文图书约300种。1984年，河内良弘和赵展合作编写《天理图书馆藏满文书籍目录》，共收录满文书籍及相关书目314条，内容分为10大类，附有满文索引、汉字索引、洋书索引三种。天理图书馆藏满文文献内容丰富，而几部关于西北疆域的档案和图书更突出其馆藏特色。如嘉庆二年（1797年）满汉合璧抄本《塔尔巴哈台事宜上谕》，1帙3册；《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1帙12册；《钦定续编外藩蒙古回部王公传》，1帙12册；嘉庆元年二十五年（1796—1843年）松和等撰《塔尔巴哈台奏稿》，满汉合璧，写本，1帙6册；《吐鲁番事宜清汉奏档》满汉合璧，写本，1帙5册；咸丰四至五年（1854—1855年）《伊犁奏折稿》，满汉合璧，6册；咸丰七至十年（1857—1860年）《伊犁奏折》，满汉合璧，写本，2帙18册等。<sup>[3]</sup>

此外，日本其他大学和图书馆也都有零星的收藏。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中内藤文库等共藏有满文古籍38部，其中不乏《大清全书》和写本《太祖高皇帝本纪》等珍贵版本。<sup>[4]</sup>山口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藏有《满汉字清文启蒙》、《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等书。广岛大学藏有满汉合璧《凉州镶红旗满洲造送光绪三十二年官兵闲散等三代数目册籍》等档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也藏有一部分自雍正朝开始至嘉庆朝的卖契、典房契、执照等满文文书及一些满文书籍，如《巫山诵念全录》等。<sup>[5]</sup>

综上，日本很早就有意识通过不同方式搜集满文古籍文献，使得其收藏不仅数量较大，其中不乏精品，甚至孤本，而且种类多样，内容丰富。有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基础，日本的满文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一直都处于比较显著的地位。

## 二、日本满文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回顾

自内藤湖南和羽田亨搜得相关满文文献回国并撰文介绍后，日本国内掀起了研究满文古籍文献及利用相关史料研究清史的热潮，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不仅学术上硕果累累，而且人才结构合理，传承有人，不仅有神田信夫、松村润、河内良弘等老前辈，细谷良夫、石桥崇雄、加藤直人等中坚力量，而且有一批年轻博士紧随其后，逐步承担重任。纵观日本的整理研究工作，一个最大的特征便是把重点放在了《满文老档》上，同时兼及其他档案。利用这些档案史料，在对档案自身、八旗制度、清朝兴起史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工作。下面就日本整理出版《满文老档》等档案，并利用这些史料研究相关问题的概况做一论述。

### （一）《满文老档》等档案的整理及翻译出版工作

日本真正对《满文老档》进行翻译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最先着手的便是东京帝国大学的语言学家藤冈胜二，他利用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满文老档》的照片及东洋文库所藏的照片，花费了约10年时间全力将《满文老档》原文转写成罗马字进行翻译。但是很遗憾，藤冈一直到病重逝世也未能完成全部定稿。遗稿由他的学生服部四郎负责编辑，并由岩波书店于1939年进行出版。这是日译《满文老档》第一次全面公开发表，意义重大。1937年，鸳渊一和户田茂喜联名公布了《满文老档日文译稿（一）》，此本为太祖朝第一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项工作并没有持续下去。这之后，羽田亨的门生今西春秋和三田村泰助也对《满文老档》进行了翻译。1938年，今

西春秋利用调查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老档》的机会，对其进行了全部翻译。他的成果发表在大连满铁图书馆《书香》杂志上，从1943年11月开始连载，但是由于时局的恶化，只连载了六期就停刊了，所以也只发表到太祖朝第五十五册。另一位门生三田村泰助也加入到翻译的行列中来，负责太祖朝前半部分的工作，他把《满文老档》的原文与《满洲实录》、《清太祖实录》的满文相对照校订，逐字附上直译文。这些成果，都在1957年至1962年间分数次发表了。但翻译成果最大，翻译质量最高的还是二战后成立的“满文老档研究会”的译注工作。其成员基本由日本顶尖的满学家组成，如神田信夫、冈本敬二、本田实信、松村润、冈田英弘、石桥秀雄等。译注文从1955年到1963年陆续由东洋文库出版，总共7册，约3000页。全部原文都转写成罗马字，逐字附上直译文，又添加上意译文。而后将人名、地名索引附录在太祖卷和太宗卷卷末。由于该译注的完成，因而初次能把《满文老档》全部原文以及译文作为史料，进行有效地利用了。这是当时日本满学界的顶级研究成果，神田信夫也因此于1957年荣获了日本学士院奖。

除了《满文老档》外，日本也对其他档案进行了整理、翻译出版。这些成果大都由财团法人东洋文库出版，如1972年出版了《镶红旗档——雍正朝》；1972年和1975年出版了神田信夫、松村润译注的《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第一、第二部分；1993年出版了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细谷良夫编《镶红旗档——乾隆朝2》等。

## （二）利用满文档案史料进行清史相关问题研究

在相关的整理、译注工作基础上，日本也利用这些档案史料来研究清史相关问题，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对文献本身的研究向结合及利用文献研究八旗制度、清朝兴起史、清朝人物与地名等问题，取得相当大的成就。

1.对满文档案自身的研究。自从内藤湖南撰文介绍《满文老档》后，满文档案开始引起世人注意，很快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研究满文档案的高潮，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如今西春秋撰《〈满文老档〉的重抄年代》、《关于满文老档重抄年代的补说》、《满文老档的目次》，神田信夫撰《东洋文库收藏的满文档案》、《清史研究与档案》，三田村泰助撰《满文太祖老档的编纂》、《满文太祖老档考》，松村润撰《关于无圈点老档》、《台湾满蒙语言及文献的实地调查》等。这些文章，有助于帮助我们了解满文档案的由来、价值、收藏情况等，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

2.利用满文档案史料研究八旗制度。在众多的满文档案中，关于八旗制度的有很多，如《满文老档》、《旧满洲档——天聪九年》等都是有关满族早期史和八旗制度史的重要典籍。利用这些史料，日本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队伍，而且多有专攻，各学者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特色。其代表学者和成果主要有：细谷良夫侧重于八旗制度的基层组织，也就是佐领（牛录）的研究，同时在八旗制度史方面也多有建树，先后发表了《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编纂及其背景——雍正朝佐领改革的一个方面》、《八旗觉罗佐领考》、《布山总兵官考》等论文。松浦茂以东北边民制度的研究和新满洲佐领的研究最为著名，代表作有《康熙前半期为雅拉·新满洲佐领的移住》、《十八世纪末黑龙江下游地方的边民组织》、《清代中期三姓的移住和佐领编成》等。石桥重雄则以清朝八旗制度、内务府、满文史料作为研究方向，发表的相关论文有《清初八旗的形成过程——以天命期为中心》、《关于〈六条例〉》、《清初的额真》、《清初的汗》、《东洋文库所藏的满文〈正黄旗满洲已买得人口银两数目详档〉》等。此外，江夏由树、楠木贤道、柳泽明等后起之秀也在八旗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3.利用满文档案研究清朝兴起史。主要有：三田村泰助利用《满文老档》进行相关研究，发表了《满洲国成立过程考察》一文。之后，神田信夫撰写《清朝兴起史的研究——序说从〈满文老档〉到〈旧满洲档〉》、《满洲国号考》、《爱新觉罗考》等都对清朝兴起相关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此外，松村润撰《清朝开国传说研究》一文，对清初的国号、清朝的开国传说等问题进行了突破性研究。

满文档案内容广泛，几乎涉及到满族史及清史的各方面。因此，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日本学者利用满文档案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利用满文档案研究历史人物与地名，代表论文有内藤湖南的弟子鸳渊一发表《舒尔哈齐之死》、《褚英之死》，神田信夫撰《〈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等人的书简》等。利用满文档案对满族的思想、宗教等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鸳渊一撰《从〈满文老档〉太祖纪所见满族对天地的思想——以 abka.Na.ba 三语为对象》、《从〈满文老档〉太宗纪所见满族崇拜天地问题——通过 abka na.ba 三语》及户田茂喜撰《满文满洲实录记载满族对天、地的崇拜》等。

最后，在论述日本满文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时，我们还应该提到由神田信夫主编的《日本所藏清代档案史料的诸相》和编著的《满学五十年》，这两部论文集收录了许多有关满文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大作，堪称日本满文古籍整理和研究成就的集成。此外，日本也出现了对满文文献本身进行研究的专著，这就是松村润的《清太祖实录之研究》。本书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清太祖实录》的研究成果荟萃，书中内容包括四篇论考和资料编。论考以作者 30 年发表的论文为基础，补以新出史料和最近的研究成果，全面改订而成。在考订文章后还收入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国史院档》中被视为《太祖实录》底稿之一的档册全文影印和译注。

综上所述，如果从内藤湖南 1906 年撰文介绍《满文老档》算起，日本的满文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工作至今已走过了一个多世纪，在各个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搜集整理满文古籍，利用满文史料进行相关研究的热情一直都很高涨，并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人才队伍，保证了其整理研究工作的高水准。所有这些，我们与日本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在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上，一直都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满文和满语更是面临灭绝的危险境地。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推动满文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注：

- [1] 吴元丰：《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满族研究》，2008 年第 1 期。
- [2] 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第 87—88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
- [3] 何溥滢：《日本收藏满文文献概述》，《满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
- [4] 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第 90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
- [5] 何溥滢：《日本收藏满文文献概述》，《满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

[责任编辑：何晓芳]

## 第五届全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研讨会 在大连民族学院举行

今年 8 月 23~25 日，由中国民族理论学会、中央民族大学和大连民族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全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研讨会”及观摩教学活动在大连民族学院举行。来自全国民族院校、民族地区高校和国内其他高校的代表 53 人以及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教师代表参加了会议讨论和各项交流活动。本届研讨会是按照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的要求，为使《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适应我国民族团结进步新形势的需要召开的，旨在深入探讨该课程教学工作所面临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一步交流经验，研究和推进课程、课堂与实践教学等方面的改革。本届研讨会同时进行观摩教学活动，会后为观摩教学获奖教师颁奖。